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齊文卷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虞玩之

玩之字茂琰會稽餘姚人宋大明中爲東海王參軍烏程令泰始中除晉熙王國郎中令尙書起部郎通直郎元徽中爲右丞遷安成王車騎錄事轉少府高帝爲驃騎引爲諮議參軍遷驍騎將軍黃門郎領郡中正入齊至永明八年致仕

陳時事表

天府虛散垂三十年江荆諸州稅調本少自頃以來軍募多乏其穀帛所入折供文武豫兗司徐開口待哺西北戎將裸身求衣委輸京都蓋爲寡薄天府所資唯有淮海民荒財單不及曩日而國度引費四倍元嘉二衛臺坊人力五不餘一都水材官朽散十不兩存備豫都庫材竹俱盡東西二塢塼瓦雙匱敕令給賜悉仰交

市尚書省舍日就傾圮第宅府署類多穿毀視不違救知不暇及
尋所入定調用恆不周既無儲蓄理至空盡積弊累耗鍾於今日
昔歲奉敕課以場徐眾逋凡入米穀六十萬斛錢五千餘萬布絹
五萬匹雜物在外賴此相贖故得推移卽今所懸轉多興用漸廣
深懼供奉頓闕軍器輟功將士飢怨百官騫祿署府謝雕麗之器
土木停緹紫之容國戚無以贍勳求無以給如愚管所慮不日則
歲矣經國遠謀臣所不敢言朝夕祇勤心存於匪懈起伏震遯事
屬冒聞伏願陛下畱須臾之鑒垂永代之計發不世之詔施必行
之典則氓祇齊懼高卑同泰

宋書後廢帝紀元徽四年五月尚書右丞虞玩之表陳時事帝優詔答之

黃籍革弊表

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條取人孝建元年書籍眾巧之所始也元嘉
中故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隆何必有
石建之慎高柔之勤蓋以世屬休明服道脩身故耳今陛下日旰

忘食未明求衣。詔逮幽愚。譴陳妄說古之共治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治取正。其在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合但封送州。州檢得實。方卻歸縣。吏貪其賂。民肆其姦。姦彌深而卻彌多。賂愈厚而荅愈緩。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等九郡四號黃籍。共御七萬一千餘戶。於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猶未四萬。神州與區。尙或如此。江湘諸部。倍不可念。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正。民惰法旣久。今建元元年書籍。宜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反。依制必戮。使官長審自檢校。必令明洗。然後上州。永以爲正。若有虛昧。州縣同咎。今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板籍頓闕。弊亦有以。自孝建以來。入勳者衆。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勳簿所頒。而詐注辭籍。浮遊世要。非官長所拘錄。復爲不少。尋蘇峻平後。庾亮就溫嶠求勳簿。而嶠不與。以爲陶侃所上。多非實錄。尋物之懷私。無世不有。宋末落紉。此巧尤多。又將位旣眾。舉卹爲祿。實潤

甚微而人領數萬如此二條天下合役之身已據其大半矣又有
改注籍狀詐入仕流苦爲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長髮便謂爲
道墳街溢巷是處皆然或抱子并居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違土
斷屬役無滿流亡不歸盜喪終身疾病長臥法令必行自然競反
又四鎮戍將有名寡實隨才部曲無辨勇懦署位借給巫媼比肩
彌山滿海皆是私役行貨求位其塗甚易募役卑劇何爲投補坊
吏之所以盡百里之所以單也今但使募制明信滿復有期民無
逕路則坊可立表而盈矣爲治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
在不久南齊書虞玩之傳又見通典三

上表告退

臣聞負重致遠力窮則困竭誠事君智盡必傾理固然也四十仕
進七十懸車壯則驅馳老宜休息臣生於晉長於宋老於齊世歷
三代朝市再易臣以宋元嘉二十八年爲玉府行佐於茲三十年

矣自頃以來。衰耗漸篤。爲性不懶惰。而倦怠頓來耳。日本聰明而
整惰。轉積脚不支身。喘不緒氣。景刻不推。朝晝不保。大功兄弟四
十有二人。通塞壽夭。唯臣獨存。朝露未光。靈堪長久。且知足不辱。
臣已足矣。稟命飢寒。不求富貴。銅山由命。臣何恨焉。久甘之矣。直
道事人。不免纏繼。屬遇聖明。知其非罪。臣之幸厚矣。授命於道。消
之晨。效節於百揆之日。臣忠之效也。慶降於文明之初。荷澤於天
飛之運。臣命之偶也。不謀巧宦。而位至九卿。德慙李陵。而忝居門
下。堯舜無窮。臣亦通矣。年過六十。不爲夭矣。樂期之三樂。東平之
一善。臣俱盡之矣。經昏踐亂。涉艱履危。仰聖德以求全。憑賢輔以
申節。未嘗厭屈於動權。長溺於狐鼠。臣立身之本。於斯不虧。在其
壯也。當官不讓。及其衰也。豪露靡因。伏願慈臨。賜臣骸骨。非爲希
高慕古。愛好泉林。特以下運孤貧。養禮多闕。風樹之感。夙自纏心。
庶天假其辰。得二三年閒。掃守丘墓。以此歸全。始終之報。遂矣。南齊

書虞玩
之傳

劉瓛

瓛字子珪小名阿稱沛國相人晉丹楊尹愔六世孫大明中舉
秀才除奉朝請不就除邵陵王郡主簿安陵王國常侍安成王
撫軍參軍免除車騎參軍南彭城郡丞尚書祠部郎竝不拜齊
受禪重拜彭城郡丞除會稽郡丞步兵校尉不拜永明七年卒
天監元年詔立碑諡曰貞簡先生有集三十卷

與張融王思遠書

奉教使蒸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顧吾性拙人耶
不習仕進昔嘗爲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皆眷者所共知
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疏懶衣服容髮有足駭者
中以親老供養褻裳徒步脫爾違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脩
正勉厲於階級之次見其繼縷或復賜以衣裳袁褚諸公咸加勸

勵終不能自反也。一不復爲，安可重爲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古者以賢制爵，或有秩滿而辭老，以庸制祿，或有身病而求歸者，永瞻前良，在己何咎。又上下年尊，益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爲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榮授，而帶帖薄祿，既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豈宜攝齊河閒之聽，廁迹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爲高。此又諸賢所當深察者也。近奉初教，便自希得託迹於客遊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耶？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甚美者，則有輻湊燕路，慕君王之義，驥鑣魏闕，高公子之仁，繼有追申白而大楚，羨鄒枚而遊梁，吾非敢叨夫異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蹤。既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溫清，展私計，志在此爾。南齊書劉勰傳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爲司徒說室聯與張融王思遠書

劉勰

璉字子璉，璉弟。宋泰豫中，爲明帝挽郎。建平王景素爲鎮軍，舉秀才，歷鎮北主簿、法曹參軍。邵陵王征虜安南參軍，齊受禪，爲武陵王暉冠軍、征虜參軍。豫章王太尉掾，文惠太子召入侍，尋署中兵，兼記室參軍、大司馬軍事、射聲校尉。有集三卷。

上書理宋建平王景素

臣聞曾子孝於其親，而沈乎水，介生忠於其主，而焚於火，何則？仁也不必可依，信也不必可恃。昔者墨翟議雲梯於荆臺之下，宋人逐之，夷叔爲衛軍，慙難於晉，公子殪之，李牧北遊，彊胡之旗，南拒全秦之卒，趙王不圖其功，賜以利劍，陳蕃白首固義，忘生事主，漢靈不明其忠，卒被刑戮。彼數子者，皆身栖青雲之上，而困於泥塵之裏，誠以危行不容於衰世，孤立聚尤於眾人，加讒詔蛆蠱其中，誦隙蜂飛而至故也。臣聞浸潤之行，骨肉離絕，疑似一至，君臣易心，此中山所以獻欬，秦樂孟博所以慷慨囊頭者也。臣每惟故舉。

將宋建平王之禍悲徹骨髓氣凝霜霰今璇鼎啟運人神改物生
罪尚宥死冤必申臣誠不忍王之負謫而不雪故敢明言其理臣
聞孝悌爲志者不以犯上曾子不逆薪而爨知其不爲暴也秦仁
獲麕知其可爲傅也臣聞王之事獻太妃也朝夕不違養甘苦不
見色帳下進珍饈太妃未食王投箸輟飯太妃起居有不安王俯
行蓬髮臣聞求忠臣者於孝子之門安有孝如王而不忠者乎其
可明一也當秦始皇元微中王公貴人無請景寧陵者王獨抗情而
行不以趨時捨義出鎮入朝必俛拜陵所王尚不弃先君豈背今
君乎其可明二也王博聞而容眾與諫而愛士與人言訥訥若有
傷聞人之善譽而進之見人之惡掩而誨之李蔚之蓬廬之寒素
也王枉駕而訊之何季穆等宣簡王之舊也王提挈以升之王虛
己以厚天下之士尚不欲傷一人之心何乃親戚圖相菹膾乎其
可明三也臣昔以法曹參軍奉詔於聽朝之末王每斷獄降聲辭

和顏色以待士女之訟。時見夏伯以童子縲繫，王愴然改貌，用不加刑。徐州嘗歲饑，王散秩粟俸，以繼民之乏。獨理冤疑，咸息繇務。所在皆有愛於民。臣聞善人國之紀也，安有仁於民庶而虐其宗國者乎。其可明四也。王脩身潔行，言無近雜，內去聲酌之，娛外無田弋之好，每所臨，不加穿築，直衛不繁，第宅無改。荆州高齋，刻檀柏構，王廢而不處。昔朝廷欲賜王東陵甲第，又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珍玩，塵於箚篋，無他嬖私。不耽內寵，姬嬙數人，皆詔令所賜。王身食不踰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鑽玉器，王顧謂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王恭已蹈義，若此，其可明五也。王在荆州也，時獻太妃初薨，宋明帝新棄天下，京畿諸王又相繼非命。王乃徵入爲太常，楚下人士，並勸勿下。王謂爲臣而距先皇之命不忠，爲子不奉親之窀穸不孝。於是棄西州之重，而俯伏北闕。王若志欲倔強，便應高枕江漢，何爲屈折而受制於人乎。其可

明六也。王名高海內，義重太山。耆幼懷仁，士庶慕德。故從昏者思明，同枉者毀正。搗弦爲鈞，張一作百，行坐欬噎，皆生風塵。會王季符負辜流諫，事會讒人之心，權醜相扇，馬臬奮翼，王雖邁悠，離囚而誠分彌款。散情中孚，揮席滿素，虞玩之衝使歸旋，世子入質京邑。續解徐州，請身東第，後求會稽，降階外撫，虞玩殷趙，實爲詮譯。誠心殷勤，備留聖聽。王若俯張跋扈，何事若斯。其可明七也。自是以後，日同殊論。蒼梧之衰德，旣彰羣小之姦慝。彌廣下盈其毒，上不可依。時長王竝見誅，黜公卿如蹈虎尾。眾人翁翁，莫不注仰於王。廂問諸人同謀異志，王心不從利，忠不肯本，執周天錫而斬之。以距王宜與等，遣司馬孫謙歸款朝廷。王若欲擬非覲，監當如此乎。其可明八也。又是年五月以後，道路皆謂阮佃夫等欲潛圖宮禁，因兵北襲，而黃回、高道慶等傳構其事。武人獎亂，更相恐脅。至六月而京師徵賊車，徒將講眾北壘，都鄙疑駭。僉言徵作，垣祇祖。

因民情囂蕩揚聲北奔。給辭惑眾窮亂極禍會州人自都還說掖門已開殊不知臺中安不。王旣素籍異論謂爲信然收率疲弱志在投散冰炭在懷但恐遲後何圖兵以順出翻爲逆動乎夫往來之人誼譁幻惑皆出輦轂非從徐州起也且臺以六月晦夜無何呼北兵已至皆登陴抽刃而朱方七月朔猶緩帶從容其晚聞京都變亂始乃鳩兵簡甲耳王豈先造禍哉其可明九也王聞京室有難坐不安食不甘言及太后未嘗不交巾掩泣又臨危之際撫檻而歎曰吾恐三才於斯絕矣茲豈不誠在本朝以天下爲憂乎自非深忠遠槩孰能身滅之不恤獨眷眷國家安危哉其可明十也夫王起兵之日止在匡救昏難放竈姦盜非它故也請較言之當時君臣之道治亂云何楊運長阮佃夫爲有辜耶無辜耶若其無辜何故爲戮若其有辜討之何辜王將不知君親之無將乎願以救火之家豈遑先白丈人非不恭也徒以運屬陵喪智力無所

用之。蹉跌傾覆。此乃時也。豈謂反乎。果然。今日王亡。明日宋亡。王何負於社稷。何媿於天下哉。臣聞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王子之墓。漢高定天下。過大梁。躡燕代。脩信陵之祀。存望諸之裔。晉世受命。亦追王陵之冤。而詔其孫爲郎。夫比干殷辛之罪人也。無忌魏之疑臣也。樂毅燕之逃將也。彥雲齊之賊而晉害也。適逢聖明之君。革運創制。昭功誠。蕩嫌怨。請議以天下之善也。或殊世而相明。故四賢咸濟其令問。三后馳光於萬葉。君子榮其輝。小人服其義。今陛下尊英雄之高軌。振逸世之奇聲。何至仍衰世之異議。以掩賢人之名哉。若王之中外不明。終始悞德。臣懼方今之人。不復爲善矣。且世之興衰。何代無有。今齊苗裔萬世之後。其能無污隆乎。苟前良可廢。何以勸後之能者。伏願上同周漢。西晉之如彼。下爲來胤。垂範之如此。儻能降明詔。箋枉道。使往王得洗誦議。拯冥魂。賜以王禮。反葬。則民之從義。猶若回風之卷草也。臣聞鸞鳴皇

垓則降陰吐雨騰蛇聳躍而沈雲鬱冥但傷臣言輕落毛神高聽
邈終焉莫省直欲內不負心庶將來知王之意耳

宋書建平王宏傳

劉善明

善明平原人仕宋為治中從事舉秀才泰始中為監朔長史北海太守除尚書金部郎遷綏遠將軍冀州刺史除屯騎校尉出為海陵太守還為後軍將軍直閣元徽中為輔國將軍西海太守行青冀二州刺史昇明初徵為冠軍將軍高帝驃騎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遷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黃門郎領後軍將軍太尉右司馬齊受禪為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封新塗伯卒贈左將軍豫州刺史諡烈伯有集十卷

上表陳事

周以三聖相資再駕乃就漢值海內無主累敗方登魏挾主行今實踰二紀晉廢立持權遂歷四世景祚攸集如此之難者也陛下

疑暉自天照湛神極。變百周萬品。道洽無垠。故能高喘開軒。鯨鯢自翦。垂拱雲帟。九服載晏。靡一戰之勞。無半辰之煉。苞池江海。籠死嵩岱。神祇樂推。普天歸奉。二三年閒。允膺寶命。宵臨皇極。正位宸居。開闢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夫常勝者無憂。恆成者好息。故雖休勿休。姬旦作誥。安不忘危。尼父垂範。今皇運草創。萬化始基。乘宋季葉。政多澆苛。億兆倒懸。仰齊蘇振。臣早蒙殊養。志輸肝血。徒有其誠。曾關埃露。夙宵慙戰。如墜淵谷。不識忌諱。謹陳愚管。言芻議。伏待斧鉞。

所陳事凡十一條。其一。以爲天地開創。人神慶仰。宜存問遠方。宜廣慈澤。其二。以爲京師浩大。遠近所歸。宜遣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隨宜量賜。其三。以爲宋氏赦令。蒙原者寡。愚謂下赦書。宜令事實相副。其四。以爲匈奴未滅。劉昶猶存。秋風揚塵。容能送死。境上諸城。宜應嚴備。特簡雄略。以待事機。資

實所須。皆宜豫辦。其五以爲宜。除宋氏大明太始以來。諸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其六以爲凡諸土木之費。且可權停。其七以爲帝子王姬。宜崇儉約。其八以爲宜詔百官。及府州郡縣。各貢讜言。以弘唐虞之美。其九以爲忠貞孝悌。宜擢以殊階。清儉苦節。應授以民政。其十以爲革命。惟始天地大慶。宜時擇才辯。北使匈奴。其十一以爲交州險要。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化創始。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搖動邊氓。且彼土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事。謂宜且停。

南齊書劉善明傳

遺崔祖思書

昔時之遊。于今逝矣。或攜手春林。或負杖秋澗。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如何故人。徂落殆盡。足下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閒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時。嘗覽書史。數千年來。略在眼中矣。歷代參差。萬理同異。夫龍虎風雲之契。亂極必夷之幾。

古今豈殊此實一揆日者沈攸之擁長蛇於外榮秉復爲異識所推唯有京鎮創爲聖基遂乃擢吾爲首佐授吾以大郡付吾關中委吾留任旣不辨有抽劍兩城之用橫槊塞旗之能徒以挈瓶小智名參佐命常恐朝露一下深恩不酬憂深責重轉不可據還視生世倍無次緒養糞布被猶篤鄙好惡色憎聲暮齡尤甚出蕃不與台輔別入國不與公卿遊孤立天地之間無情無託唯知奉主以忠事親以孝臨民以潔居家以儉足下今鳴笛舊鄉衣緒故國宋季荼毒之悲已蒙蘇秦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拔遣遊辯之士爲鄉導之使輕裝啟行經營舊壤令泗上歸業稷下還風君欲誰讓耶聊送諸心敬申貧贈

南齊書劉善明傳

荅釋僧巖書

莊篇有弱喪之謬釋典有窮子之迷每讀其書爲之長慨敬慎髮膚揚名後史仰顯旣重俯宏爲大遠尋聖言斯教爲最近取諸身

實述情理瞿曇見此亦當莫逆於心況君辨破秋毫識洞今古裂

冠不疑拔本不悟幽冥相駭遐邇致驚昔呂尚抱竿於八十之年

志鈞秦志鈞上由時未遇君沈淪未及冀能有美若人耳如其不

爾豈不悲哉僕忝蒞梓藩庶在明仄觀貢帝庭必盡才懿故欲通

所未通屈所未屈如來告紛紜有乖真唱苟爲誕說豈所期耶昔

王祥樵採沂側耳順始應州命公孫弘牧豕海上白首方充鄉舉

終能致位元台朝天變地道暢當年聲雷萬載君意何如敬布腹

心想更圖之劉君白荅弘明集十一

再荅

重獲來簡始見玄解皎然之悟可謂相視而笑矣君識鑿眾流智

該理真每揜感應之源窮尋分合之說何常不句句破的洞盡義

宗而苟自謙光乖其側席仍踵覆車無誨敗散非知之難行之不

易也夫去國三年見似家人者喜作客日久寧不悲心今誓捨重

擔而安坐，棄羈旅如還家。對孔懷之好，敦九族之美。趙門欣欣爲樂已甚，況復文明御運，姬召協政，思賢讚道，日昃忘飧。以君之才，弘君之德，帶玉聲朝，披錦振遠，功濟世猷，名揚身後。與夫髡窮之辱，鯁絕之苦，豈可同年而語哉！相與契闊，久要頤練，深志若隱，展禽之賢，恐招臧氏不忠之責，故力疾題心，重敷往白。歲云暮矣，時不相待，君其勉之，勿有噬臍之悔。劉君白答。引明集十一

三答

君談天語地，神情如鏡，抽毫拂簡，智思入淵，而幼失理根，踳蹬皓髮，借君之才，恆用歎息。君雖心在雲上，而形居坎下，既與黃雀爲羣，恐沒鸞鷲之美，故率弓帛之禮，屈應賓主之舉，微臍三枉，陋札再酬，苟自謙冲，固辭年耄，度君齒德，方享元吉，未能俯志者，正當遊翔擇木，待倚桐竹，實耳。鄙命輕召，曷足降哉，敬指清風，肅從所尚。本圖既乖，裁還慙悞。劉君白答。引明集十一

呂安國

安國廣陵廣陵人。宋大明末爲將領。泰始中爲建威將軍。封鍾武縣男。累遷至監朔將軍。義陽太守。改封湘南縣男。徙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遷右軍將軍。假輔師將軍。元徽中爲晉熙王征虜司馬。轉游擊將軍。出爲輔師將軍。兖州刺史。進號冠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昇明初爲湘州刺史。尋進號前將軍。齊受禪。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改封湘鄉。武帝卽位。授平西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徙平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復爲都督。湘州刺史。徵爲光祿大夫。遷都官尚書。領太子左率。遷領軍將軍。又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兖州中正。卒諡肅侯。

請置東平郡啟

北兖州民戴尙伯六十人。訴舊壤幽隔。飄寓失所。今雖創置。淮陰而陽平一郡。州無實土。寄山陽境內。竊見司徐青三州。悉皆新立。

並皆實郡。東平既昇望邦，衣冠所係，希於山陽。盱眙二界，開割小戶，置此郡始。招集荒落，使本壤族姓有所歸依。臣尋東平郡，既是此州本領，臣賤族桑梓，願立此邦。南齊書州郡志上永明七年光祿大夫呂安國啟

裴昭明

昭明，河東聞喜人。宋南中郎參軍駟子。泰始中，太學博士。元徽中，出爲長沙郡丞。入齊，歷祠部通直郎。永明中，爲始安內史。建武初，爲安北長史、廣陵太守。有集九卷。

議皇太子納徵禮

按周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鄭立注云：皮爲庭實，鹿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以虎豹皮各一具。豈謂婚禮不辨王公之序，故取虎豹皮以尊革其事乎？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用，熊羆吉祥，而婚典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爲用各異。今帝道弘明，徵則光闡，儲皇聘納，宜準經誥。凡諸辭謬，並合詳裁。雖禮代不

同文質或異而鄭爲儒宗既有明說守文淺見蓋有惟疑

宋書禮志一

帝泰始五年十一月博士裴昭明議又見南齊書裴昭明傳南史三十三通典五十八

郊殷議

今年七月宜殷祀來年正月宜南郊明堂並祭而無配

南齊書禮志上建元

元年七月曹郎中裴昭明俊曹郎中孔過議

劉祥

祥字顯徵東莞莒人宋吳郡太守式之孫仕宋爲巴陵王征西參軍歷驃騎中軍二府高帝太尉東閣祭酒驃騎主簿齊受禪爲冠軍征虜功曹除正員郎永明初遷長沙王鎮軍諮議參軍歷鄱陽王征虜豫章王大司馬諮議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以連珠忤旨徙廣州卒有集十卷

對獄辯辭

被問少習狡異長而不悛頃來飲酒無度輕議乖與歷貶朝望每

肆醜言無避尊賤。迂荅奉旨。囚出身入官二十餘年。沈悴草萊。無
明天壤。皇運初基。便蒙抽擢。祭酒主簿。竝皆先朝相府。聖明御寓。
榮渥彌隆。諮議中郎。一年再澤。廣筵華宴。必參末例。朝半問訊。時
奉天暉。囚雖頑愚。豈不識恩。有何怨望。敢生譏議。囚歷府以來。伏
事四王。武陵功曹。凡涉二載。長沙諮議。故經少時。奉隸大司馬。竝
被恩拂。驛騎中郎。親職少日。臨川殿下。不遺蟲蟻。賜參游華。司徒
殿下。文德英明。四海傾屬。囚不涯卑遠。隨例問訊。時節拜覲。亦沾
所議。自餘令王。未被祇拜。既不經伏節。理無厚薄。敕旨製書。令有
疑則啟。囚以天日懸遠。未敢塵穢私之疑事。衛將軍臣儉。宰輔聖
朝。令望當世。囚自斷才短。密以諸儉。儉爲折衷。紙迹猶存。未解此
理云何。敢爲歷貶。朝望云。囚輕議乘輿。爲向誰道。若向人道。則應
有主甲。豈有事無髣髴。空見羅誦。囚性不耐酒。親知所悉。強進一
升。便已迷醉。其餘事事自申。

南齊書
劉神傳

連珠十五首

蓋聞興教之道無尚必同拯俗之方理貴祛弊故揖讓之禮行乎堯舜之朝干戈之功盛於殷周之世清風以長物成春素霜以凋嚴戒節

蓋聞鼓鼙懷音待揚桴以振響天地涵靈資昏明以垂位是以俊乂之臣借湯武而降英達之君假伊周而治

蓋聞懸饑在歲式羨藜藿之飽重炎灼體不念狐白之溫故才以偶時爲倣道以調俗爲尊

蓋聞習數之功假物可尋探索之明循時則缺故班匠日往繩墨之伎不衰大道常存機神之智永絕

蓋聞理定於心不期俗賞情貫於時無悲世辱故芬芳各性不待汨渚之哀明白爲寶無假荆南之哭

蓋聞百仞之臺不擬陵霜之木盈尺之泉時降夜光之寶故理有

大而乖權物有微而至道

蓋聞忠臣赴節不必在朝列士匡時義存則輸故包胥垂涕不荷肉食之謀王獸投身不主廟堂之算

蓋聞智出乎身理無或因聲繫於物才有必窮故陵波之羽不能淨浪盈岫之木無以較風

蓋聞良寶遇拙則奇文不顯達士逢讒則英才滅耀故墜葉垂蔭明月爲之隔輝堂宇留光蘭燈有時不照

蓋聞跡慕近方必勢遺於遠大情係馳驅固理忘於肥遯是以臨川之士時結羨網之悲負肆之氓不抱屠龍之歎

蓋聞數之所隔雖近則難情之所符雖遠則易是以陟歎流霜時獲感天之誠泣血從刑而無悟主之智

蓋聞妙盡於識神遠則遺功接於人情微則著故鐘鼓在堂萬夫傾耳大道居身有時不思

蓋聞列草深岫不改先冬之悴植松澗底無奪後凋之榮故展禽
三黜而無下愚之譽千秋一時而無上智之聲

蓋聞希世之寶違時則賤偉俗之器無聖必淪故鳴玉黜於楚岫
章甫窮於越人

蓋聞聽絕於聰非疾響所達神閉於明非盈光所燭故破山之雷
不發聳天之耳朗夜之輝不開矇叟之目

南齊書
劉祥傳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尚書王毓藻校刊

全齊文卷十八終

全齊文卷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孔稚珪

稚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宋泰始中爲州主簿舉秀才除安成王車騎法曹參軍轉尚書殿中郎尋爲驃騎高帝記室參軍遷正員郎中書郎入齊爲尚書左丞司徒從事中郎州治中別駕從事史本郡中正轉驍騎將軍復領左丞遷黃門郎轉太子中庶子廷尉轉御史中丞遷驃騎長史輔國將軍建武初遷冠軍將軍平西長史南郡太守徵侍中不行東昏卽位爲都官尚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永元三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有集十卷

爲王敬則讓司空表

故李通豪膽以親寵登司王基才勇以聲華入選先帝擢臣以榮

華陸下伸臣以富貴遂得北帶五州東跨六郡內亞三鼎外齊四
嶽蟬佩之暎則左右交暉龜組之華則縱橫吐耀輕輪徐動則劍
戟如雲飛蓋暫停則歌鍾成列擬金龍吹鬱其前鳴笳鳳管疊其
後鄧禹若不遭漢光則南陽之掾吏微臣若不逢明聖則孤城之
戍客豈可加以正台之席登以論道之寄啟黃扉而變五緯躡青
帷而調四序

藝文類聚四十
七御覽二百八

讓詹事表

天子霞翬青殿日光春宮駕紫谷之英振洛笙之響自非器上白
雲韻同明月何以延芳芝苑插羽瓊條竇嬰戚貴於西京陸隄風
素於東國伊人之美方日可舉臣亦何斯而敢參管也

藝文類聚
四十九

上新定律注表

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爲本是以古之聖
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

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麻登皇，乘圖踐位，天地更蒸，日月再張，五
禮裂而復繼，六樂頽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
罰之典，敕臣與公卿八座，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
稟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抄撰同異，定
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巖，其中洪疑大議，祿論相背者，
聖照玄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敕一卷，凡二十一
卷。今以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
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
罪，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
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
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
帙裏，免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
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人，寃毒之死，上干和氣，聖明所急，不可

不防致此之由。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勳
餘力。或以勞吏暮齒。癡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態。吞剝氓物。虐
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冤積之興。復絲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爲用。
便干公哭於邊城。孝婦冤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

矣。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

蘇文類
聚作善

漢臺。元常文

惠績。映魏闕。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勤
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爲閭伍。所畫將恐此書。永墜下
走之手矣。今若引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胥子。拔其精
究。使處內局。簡其才良。以居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竝擢其術。
則臯繇之謨。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邪無所逃其
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之相隨。若弦括之相接矣。臣以疏短。
謬司大理。陛下發自聖衷。憂矜刑網。御延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
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諫訖。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

例國子監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策即便罷用使處法職以勸

士流

尚書書孔推桂傳
藝文類聚五十四

上和虜表

匈奴爲患自古而然雖三代智勇兩漢權奇算略之要二塗而已
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二則輕車出使通驛虞庭摧而言之優
劣可觀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恥居物下況我天威寧可先屈
吳楚勁猛帶甲百萬截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
以爲戎狄獸性本非人倫鴟鳴狼蹏不足喜怒蜂目蠶尾何關美
惡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竿弘之以大度處之以孟賊豈足
肆天下之忿捐蒼生之命發雷電之怒爭蟲鳥之氣百戰百勝不
足稱雄橫尸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蠶織窮誅不盡馬足毛羣難
與競逐漢高橫威海表窘迫長圍孝文國富刑清事屈陵辱宣帝
撫納安靜朔馬不驚光武卑辭厚禮寒山無靈是兩京四主英濟

中區輸寶貨以結和遣宗女以通好長轡遠馭子孫是賴豈不欲
戰惜民命也唯漢武藉五世之資承六合之富騎心奢志大事向
奴遂連兵橫滅轉戰千里長驅瀚海飲馬龍城雖斬獲名王屠走
凶羯而漢之器甲十亡其九故衛霍出關千隊不反貳師入漠百
旅頓降李膺敗於前鋒李陵沒於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數遂使
國儲空懸戶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若自
西朝不綱東晉遷鼎羣胡沸亂羌狄交橫荆棘攢於陵廟豺虎咆
於宮闈山淵反覆黔首塗地逼迫崩騰開關未有是時得失略不
稍陳近至元嘉多年無事末路不量復挑疆敵遂乃連城覆徙虜
馬飲江青徐州之際草木爲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
復結通和十餘年間邊候且息陛下張天造庥駕日登皇聲雷厲
宙勢壓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劍首長蛇餘喘偷窺外甸烽亭不
前五載於斯昔歲蟻壞瘦食樊漢今茲蟲毒浸淫未已興師十萬

日費千金五歲之費。寧可賞計。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之詔。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關境全命。蓄甲養民。以觀彼弊。我策若行。則爲不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如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爲辱命。夫以天下爲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爲任者。寧顧小節。一城之沒。尚不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慙。且我以權取貴。得我略行。何嫌其恥。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必勝。而有可勝之機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命樓船於浦海。使自青徂豫。俟騎星羅。沿江入漢。雲陣萬里。據險要以奪其魂。斷糧道以折其膽。多設疑兵。使精銷而計亂。固列金湯。使神茹而慮屈。然後發衷詔。馳輕驛。辯辭重幣。陳列吉凶。北虜頑而愛奇。貪而好古。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喜賂。願和必矣。陛下用臣之啟。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款塞之胡哉。彼之言戰。既殷。勤臣之言和。亦慷慨。伏願察

兩塗之利害檢二事之多少。聖照玄省，灼然可斷。所表謬奏，希下之朝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奉佐侯岳，敢肆瞽直，伏奏千里。

善孔稚

莊傳

薦杜京產表

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爲心，謙虛成性，並和發於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沈吟道奧。泰始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於太平，葺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羣，淡然寡欲，麻衣糞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品谷含懽，薛蘿起忭矣。南齊書杜京產傳永明十年孔稚珪及光祿大夫陸澄同劾尚書虞綜太子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產不報

奏劾王奐

雍州刺史王奐啟錄小府長史劉興祖，虛稱興祖，扇動山巒，規生逆謀，誑言誹謗，言辭不遜，敕使送興祖下都，與慮所啟欺妄，於獄

打殺興祖。詐啟稱自經死。止令體傷。健答。賊事暴聞。聽捕興祖門生劉悅到臺辨問。列興祖與真共事不能相和。自去年朱公愬領軍征蠻。失利。興祖啟聞。以啟呈真。真因此便相嫌恨。若云興祖有罪。便應事在民間。民間恬然。却無事迹。至十年九月十八日。真使仗身三十人來稱敕錄興祖付獄。安定郡蠻先在郡。賊私興祖。既知其取與。卽牒啟真。不問興祖。後執錄真。仍令蠻領仗身於獄守視興祖。未死之前。於獄以物畫漆。梓子中出密報家道無罪。令乞出都一辨。萬無恨。又云真駐興祖嚴禁信使。欲作方便。殺以除口舌。又云真意乃可。真第三息彪隨真在州。凡事是非。皆干豫扇構。密除興祖。又云興祖家餽糜。中下藥食。兩口便覺。回乞獄子食者。皆大利。興祖大叫道。糜中有藥。近獄之家。無人不聞。又云真治著興祖日急。判無濟理。十一月二十一日。真使獄吏來報興祖家道興祖於獄。自經死。尸出。家人共洗浴之。見興祖頸下有傷。肩胛烏。

黜陰下破碎實非與祖自經死家人及門義共見非是一人重攝
檢雍州都雷田文喜列與倪符同狀與祖在獄嘆苦望下既蒙降
旨欣願始遂豈容於此方復自經敕以十九日至與祖以二十一
日死推理檢迹灼然矯假尋敕使送下與輒拒詔所誦諸條悉出
真意毀故丞相若陳顯達誹訕朝事莫此之深彪私隨父之鎮敢
亂王法罪竝合窮戮

南齊書王與傳與爲齊州刺史輒殺顯達長
史劉與祖上大怒使御史中丞孔稚珪奏其

奏劾王融

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羣執言異類近塞外微塵苦求將
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僉狡弄聲勢專行權利反覆唇齒之間傾
動頰舌之內威福自己無所忌憚誹訕朝政歷毀王公謂已才流
無所推下事曝遠近使融依源操答

南齊書王融傳鬱林深忿疾
融卽位十餘日收下廷謝獄

然後使中丞孔稚珪倚
爲奏又見南史二十一

謝賜生荔枝啟

綠葉雲舒，朱實星映。離離昔聞，嗒嗒今擬。信西岷之佳珍，諒東鄙

之未識。

藝文類聚
八十七

荅竟陵王啟 三首

雅珪啟。民蚤奉明公提拂之仁，深蒙大慈引引之訓。恩獎所驅，性命必盡。敢瀝肝髓，乞照神襟。民積世門業，依奉李老，以冲盡爲心。以素退成行，迹蹈善萬之淵，神期至順之宅。民仰攀先軌，自絕秋塵。而宗心所向，猶未敢墜。至於大覺明教，般若正源，民生平所崇，初不違背。常推之於至理，理至則歸一，置之於極宗，宗極不容二。自仰稟明公之訓，憑接明公之風，導之以正，乘引之以通，戒使民六滯頓祛，五情方旭，迴心頂禮，合掌願持。民齊敬歸，依蚤自淨，信重律輕，條素已半合。所以未變衣鉢，眷黃老者，實以門業有本，不忍一日頓棄。心世有源，不欲終朝悔遁。既以二道大同，本不敢惜。

香下祝
春字

心迴向寶願言稱先業直不忍棄門志耳豈不思樂方廣勤志一
乘沉仰資明公齊禮道德加須奉誦明公清信至制淨住子序萬
門朗奧億品宣玄言雖願違心不覺醉更未測明公善誘之妙一
至如此博約紛綸精暉照出欲罷尙其不能欲背何以免尙而昔
而前民固不敏而今而後斯語請事民之恩心正執門範情於釋
老非敢異同始私追尋民門昔嘗明一同之義經以此訓張融融
乃著通源之論其名少子少子所明會同道佛融之此悟出於民
家民家既爾民復何疑始乃遲遲執迹今輒兼敬以心一不空棄
黃老一則歸依正覺不期一朝霍然大悟悟之所導舉自明公不
勝踴躍之至謹啟

弘明集
十一

事以聞復竊研道之異佛止在論極極未盡耳道以論極極在諸
天佛乃鄙此不出三界斯則精靈遠近實有慙於大方矣然尋道
家此教指設機權其猶仲尼外典極惟天地蓋起百姓所見一儀

而已。教本因心，取會萬物，用其所見，順而尊之，當其尊地，俱窮妙物。故老子之橐籥，維摩之無我，合德天地，易家有太極，所以因物之崇天，仍崇之以極妙，而至極終有地，固淵於天表。老子亦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已是道在天外，稍不以天爲道也。何異佛家羅漢，亦指極四果，方至勝覺，自知有餘地。道之崇天極，猶佛有羅漢果，佛竟不止於羅漢，道亦於天不息。甫信道之所道，定與佛道同源矣。民今心之所歸，輒歸明公所一向，道家戒善，故與佛家同耳。兩同之處，民不苟捨道法，道之所異，輒婉輒入公大乘，請於今日，不敢復位異同矣。服膺之至，謹啟下誠，伏願採其末悔，亮其始位，追自悔始，自恭自懼，謹啟。

弘明集十一

十一月二十九日，州民御史中丞孔稚珪啟，得示具懷，甚有欣然。理本無二，取捨多途，諍論云云，常所慨也。但在始通，道則宜然，數而學者則未可。君但廣尋諸經，不患淪滯其迹也。比面別一二。

明

北山移文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騶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
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
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眴。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
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
勵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
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雋俗之士。既又既
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偶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
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縷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
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蕞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
或怨王孫不遊。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
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壘。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麋

席次使聳筵上。焚艾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接其帶。
橫石泉咽而下。槍望林巒而有失。願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
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
峽長。宿法筵久。埋敲扑。詭譎犯其慮。牒訴倥偬。裝其懷。琴歌既斷。
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拊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
於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
落陰。白雲誰侶。礪石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鷗入
幕。寫霧出楸。薰帳空。今夜鵲怨。山人去。今曉猿驚。昔聞投醫。逸海
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岳獻嘲。北壘騰笑。列壑爭譏。橫峯竦
詭。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礪愧不歇。秋桂
遺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
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
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汗浹池以洗耳。宜扁岫幌。

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嶺於谷口。杜妄攀於郊端。於是叢條
曠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爲君
謝逋客。選文

褚先生百玉碑

夫河洛摘寶。神道之功。口傳口華。吐秘仙靈之跡。可觀。蓋事詳於
玉牒。理煥於金符。雖冥默難源。顯晦異軌。則心觀古。可得而言焉。
是以子晉笙歌。馭鳳於天海。王喬雲舉。控鶴於玄都。有羽化蟬蛻。
觸影遁形。神游帝宮。迹留劍杖。遊瑤池而不返。宴玄圃以忘歸。水
嘉惡道者。窮地之險也。欽竇過日。折石橫波。飛浪突雲。奔湍急箭。
先生攀途。躋阻。宿樾涉折。而衝飈。夜鼓。山洪暴激。忽乃崩舟。墜壑。
一倒千仞。飄地淪高。翻透無底。徒侶判其冰碎。舟子悲其覆散。危
魂中夜。赴阻相尋。方見先生恬然安席。銘曰。

關西升妙。洛右飛英。鳳吹金闕。蕭歌玉京。絕封萬戶。乃旣先生。先

生浩哉。唯神其道。泉石依清。煙霞入抱。祕影窮幽。孤標幽草。心圖

上玄。志通大造。

藝文類聚
三十七

友館碑

夫朋白兔而侶青鳥。啟銀函而講金字。者有道存焉。故能大叩立宗。鬱爲物範。則天地而正六合。照日月而導蒼生。神道無門。陰陽不測。是故赤松家石室之下。神農行弟子之敬。廣成在崆峒之上。軒轅稟順風之禮。洛浦笙飛之秀。關山駕鳳之英。凡此之儔。希世間出。皆雍容以沐咸池。或蕭灑而開閭闔。

藝文類聚
七十八

祭外兄張長史文

惟君之德。高明秀挺。浩汗深度。昂藏風韻。學不師古。因心則睿。筆跡象繇。糠粃莊惠。吾與夫子。分協芳金。憑風共酒。藉月同琴。

藝文類聚

三十

何昌寓

昌胤字儼望廬江灣人宋司空尚之弟子泰始中建安王休仁
辟爲揚州主簿遷司徒參軍太傅五官司徒東閭祭酒尚書儀
曹郎又爲建平王景素征北南徐府主簿出爲湘東太守尋爲
高帝驃騎功曹轉詔室遷司徒左西屬齊受禪爲中書郎武帝
卽位爲王儉衛軍長史竟陵王文學轉揚州別駕遷太子中庶
子出爲臨川內史復爲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遷吏部郎轉
侍中臨海王西中郎長史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行荊州事明帝
時入爲侍中領長水校尉轉吏部尚書復爲侍中領驍騎將軍
建武四年卒贈太常諡曰簡子

與蕭驃騎啟理建平王景素

伏尋故建平王因心自遠忠孝基性微和之譽早布國言勝素之
情夙洽民聽世祖網繆太宗眷異朝中貴人野外賤士雖聞見有
殊誰不悉斯事者元徽之間政關羣小構扇異端共令傾覆殷勤

之非古人所悼。况蒼梧將季。能無所感。一年之中。藉者再三。有必
巖之危。無蹙立之安。行路寒心。往來踟躕。而王夷處坦然。委之天
命。惟謙惟敬。專誠奉國。闕無執戟之衛。門闕衣介之夫。此五尺童
子所見。不假闕曲言也。一淪疑似。身名頓滅。寃結淵泉。酷貫穹昊。
時。經降替。歲改三元。曠蕩之惠。亟申。被枉之澤。未流。俱沐溫光。獨
酸霜露。明公鋪天地之施。散雲雨之潤。物無巨細。咸被慶渥。若今
日不蒙照滌。則爲萬代冤魂。昌寓非敢慕慷慨之士。激揚當世。實
義切於心。痛入骨髓。滙腸紆憤。仰希神照。辯明枉直。亮王素行。使
還名帝籍。歸靈舊塋。死而不泯。豈忘德於黃壚。分軀碎首。不足上

謝南齊書何昌寓傳

與司空褚淵書理建平王景素

天下之可哀者有數。而理寃於黃泉者爲甚焉。何者。百年之壽。同
於朝露。揮忽去。留。盈足道哉。政欲闔棺之日。不隕令名。竹帛傳芳。

烈鐘石紀清英。是以昔賢甘心於死所者也。若懷忠抱義而負枉
冥冥之下。時主未之矜。卿相不爲言。良史濡翰。將被以惡名。豈不
痛哉。豈不痛哉。竊尋故建平王地屬親賢。德居宗望。道心惟沖。睿
性天峻。散情風雲。不以塵務嬰衿。明發懷古。惟以琴書娛志。言忠
孝行悖慎。二公之所深鑒也。前者阮楊連黨。構此紛紜。雖被明於
朝貴。愈結怨於羣醜。覘察繼蹤。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詩史所歎。一
句清識。飲涕。王每永言。終日。氣淚交橫。旣推信以期物。故日去其
備衛。朱門蕭條。示存典刑而已。求解徐州。以避北門。要任苦乞。會
稽貪處。東甌閑務。此竝彰於事迹。與公道味相求。期心有素。方共
經營家國。劬勞王室。何圖時不我與。契闊屯昏。忠誠弗亮。罹此百
殃。歲朔亟流。已經四載。皇命惟新。人沾天澤。而幽然深醜。未蒙照
明。封殯卑雜。窮魂莫寄。昭穆不序。松柏無行。事傷行路。痛結幽顯。
吾等叩心泣血。實有望於聖時。公以德佐世。欲物得其所。豈可令

建平王杆直不分邪。田叔不言梁事。袁絲諫止淮南。以兩國壘。尚回帝意。豈非親親之義。蓋從敦厚。而今疑似未辨。爲世大戮。若使王心跡得申。亦示海內理冤枉。明是非。存亡國。繼絕世。周漢之通典。有國之所急也。昔叔向之理。恃祁大夫而獲亮。戾太子之冤。資車丞相而見察。幽靈有知。豈不眷眷於明顧。碎首抽脅。自謂不

殞。

南齊書何昌寓傳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國主疏藻校刊

全齊文卷二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徐孝嗣

孝嗣字始昌小字遺奴東海郟人宋司空湛之孫襲爵枝江縣公泰始中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爲司空太尉二府參軍安成王文學昇明中遷太祖驃騎從事中郎領南彭城太守隨府轉太尉諮議參軍齊臺建爲世子庶子及受禪國除出爲晉陵太守還爲太子中庶子閭喜公子良征虜長史遷尙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轉長史御史中丞出爲吳興太守徵五兵尙書遷太子詹事加右軍將軍領太子左衛率轉右僕射隆昌初遷散騎常侍前將軍丹楊尹以廢立功封枝江縣侯轉左僕射明帝卽位加侍中中軍大將軍進爵爲公轉尙書令領本州中正開府儀同三司加中書監永元初進司空賜死中興初贈太尉諡曰

文忠有集十卷

表立屯田

有國急務。兵食是同。一夫輟耕。於事彌切。故并陌疆理。長穀盛於周朝。屯田廣置。勝戈富於漢室。降此以還。詳略可見。但求之自古。為論則賒。卽以當今。宜有要術。竊尋緣淮諸鎮。皆取給京師。費引既殷。漕運艱澀。聚糧待敵。每若不周。利害之甚。莫此為急。臣比訪之故老。及經彼宰守。淮南舊田。觸處極目。陂漫不脩。咸成茂草。平原陸地。彌望尤多。今邊備既嚴。戍卒增眾。遠資餽運。近廢良疇。士多飢色。可為嗟歎。愚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源。善商肥磽之異。州郡縣戍主帥以下。悉分番附農。今水田雖晚。方事菽麥。菽麥二種。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減粳稻。開創之利。宜在及時。所啟允合。請卽使至。徐充司豫。爰及雍荆。各當境規度。勿有所遺。別立主曹。專司其事。田器耕牛。臺詳所給。核

終言殿最明其賞罰此功克舉庶有弘益若緣邊足食則江南自豐權其所饒略不可計

南齊書徐孝嗣傳

奏劾蕭元蔚等

風聞山東羣盜剽掠列城雖匪日而殄要蹙于王略郡縣闕攻守之宜倉府多侵耗之弊舉善懲惡應有攸歸吳郡所領鹽官令蕭元蔚桐廬令王天愍新城令陸赤奮等縣爲首劫破掠並不經格戰委職散走元蔚天愍還臺赤奮不知所在又錢塘令劉彪富陽令何洵乃率領吏民相戰不敵未委歸臺餘建德壽昌在劫斷上流不知被劫掠不吳興所領餘杭縣被劫破令樂瑛乃率吏民徑戰不敵委走出都會稽所領諸暨縣爲劫所破令陵琚之不經格戰委城奔走不知所在案元蔚等妄藉天私作司近服昧斯隱隱職啟虔劉會稽郡丞張思祖謬因承乏總任是尸涓誠芻效終焉無紀平東將軍吳郡太守文季征虜將軍吳興太守西昌侯諶任

屬闕河。威懷是寄。輒下禁止。彪瑋洵思祖文季視事如故。諱等納

贖論。

南齊書徐孝嗣傳

嗣君廟見議

嗣君卽位。竝無廟見之文。蕃支纂業。乃有虔謁之禮。

南齊書禮志上永泰元年

有司議應廟見不尙書令徐孝嗣議

冠婚禮議

夫人倫之始。莫重冠婚。所以尊表成德。結歡兩姓。年代汗隆。古今殊則。繁簡之儀。因時或異。三加廢於土庶。六禮限於天朝。雖因習未久。事難頓改。而大典之要。深宜損益。案士冠禮。三加畢。乃醴冠者。醴則唯一而已。故醴辭無二。若不醴。則每加輒醴。以酒。故醴辭有三。王肅云。醴本古。其禮重。酒用時味。其禮輕。故也。或醴或醪。二三之義。詳記於經文。今皇王冠畢。一酌而已。卽可擬古設醴。而猶用醴辭。寔爲乖衷。尋婚禮。買篚以四爵加。以合盃。旣崇尙質之理。

又象泮合之義。故三飯卒食。再酌用盃。先儒以禮成好合。事終於三。然後用盃。今儀注先酌盃。以再。以三。有違旨趣。又郊特牲曰。三王作牢。用陶匏。言太古之時。無其牢之禮。三王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今雖以方櫛示約。而彌乖昔典。又連盃以鑠。蓋出近俗。復別有牢。燭雕費采飾。亦虧翼制。方今聖政日隆。聲教惟穆。則古昔以敦風存。餼羊以愛禮。沿襲之規。有切治要。嘉禮寶重。宜備舊章。謂自今王侯以下。冠舉一酌醴。以遵古之義。醴卽用舊文。於事爲允。婚亦依古。以盃酌。終酌之酒。竝除。金銀連鑠。自餘雜器。悉用埏陶。堂人執燭。足充燭燎。牢燭華侈。亦宜停省。庶斲雕可期。移俗有漸。

南齊書禮志上。永泰元年尙書令徐孝嗣議。又見通典五十八。

周顒

顒字彥倫。汝南安成人。晉左光祿大夫顒七世孫。仕宋爲海陵國侍郎。蕭惠開臨益州。以爲厲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縣令。隨

府轉輔國參軍主簿補安成王輔軍參軍元徽初出爲剡令還
歷邵陵王南中郎參軍昇明中轉齊臺殿中郎高帝受禪徙長
沙王後軍參軍山陰令還爲文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隨府轉
征北永明初爲正員郎始興王前軍諮議轉太子僕兼著作遷
中書郎轉國子博士有集十六卷

言滂民於聞喜公子良

竊見滂民之困困實極矣役命有常祇應轉竭蹙迫驅催莫安其
所險者或竄避山湖困者自經溝瀆爾亦有摧臂斫手苟自殘落
販庸貼子權赴急難每至滂使發動遵赴常促輒有相杖被錄稽
顙階垂泣涕告哀不知所振下官未嘗不臨食罷筋當書偃筆爲
之久之愴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就加捶罰見此辛酸時不可
過山陰邦治事倍餘城然略聞諸縣亦處處皆躓惟上虞以百戶
一滂大爲優足過此列城不無凋罄宜應有以普救倒懸設流開

便則轉患爲功得之何遠

齊書周顒傳建元初顒爲山陰令縣舊訂流民以世籍使顒言之於太守聞吾

良公子

駁伏曼容車旂尙色議

三代姓音古無前記裁音配尙起自曼容則是曼容善識姓聲不復翦假吹律何故能識遠代之宮商而更迷皇朝之律呂而云當今無知吹律以定所尙宜附漢以從闕邪皇朝今以行運爲所尙非關不定於音氏如此設有善律之知音不宜遵聲以爲尙

南齊書與

志

與杜京產書

賢子學業清標後來之秀嗟愛之懷豈知云已所謂人之莖彥若

已有之也

南齊書杜栢傳中書郎周顒與京產書

與何點書勸令菜食

廣弘明集點作翁

丈人之所以未極遐蹈惑在不近全菜耶脫灑離析之計鼎俎網

吾之與載策其來實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羞仍復爲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厓畔善爲士者豈不以恕己爲懷是以各靜封疆罔相陵軼況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論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之以味彼就冤殘莫能自列我業久長吁哉可畏且區區微頃脆薄易矜歎彼弱塵顧步宜愍觀其飲啄飛行人應憐悼況可甘心撲襪加復恣忍吞嚼至乃野牧盛羣閑豢重圍量肉揣毛以俟支剝如土委地僉謂常理可爲愴息事豈一途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則一往一來一生一死輪迴是常事雜報如家人天加客過客日渺在家日多吾傍信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無身踐至於晨晷夜鯁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啟鸞刀寔復慈心所忍嗚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

弘明集
佈上有者
字

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眾生之稟，此形質以畜肌骨，皆由其積。墮癡迷，沈流莫反，報受穢濁，歷苦酸長，此甘與肥皆無明之報聚也。何至復引此滋腴，自汗腸胃，大人得此有素，聊復寸言發起耳。
南齊書周顒傳南史二十一又見廣弘明集三十

荅張融書難門律

周剡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顒頓首。懋製來班，承復峻其門，則參子無歸，誠不待獎。敬尋同本，有測高心，雖神道所歸，吾知其主。然自釋之外，儒綱為弘，過此而能與仲尼相若者，黃老實雄也。其教流漸，非無邪弊，素樸之本，義有可崇。吾取舍舊懷，粗有涇渭，與奪之際，不至朱紫，但蓄積懷抱，未及厝言耳。途軌乖順，不可謬同異之間。文宜有歸，辨來旨，謂致本則同，俗非吾所謂同。時殊風異，又非吾所謂異也。久欲此中徵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共極言，且略如左。
遲聞深況。

通源曰。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
誠異。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言道家
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爲宗。二篇所貴。義極
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南齊書。僧伽
傳。作位寂。
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爲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
邪。將二途之外。更有異本。儻虛無法性。其趣不殊乎。若有異本。思
告異本之情。如其不殊。願聞不殊之說。

通源曰。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吾見道士與道人戰
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其鼻
楚。人以其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
本。鴻跡既分。吾已翔其所集。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
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
殊。非鼻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耳。擊馳佛道。無免二乖。

未知高鑿絲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
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若雖因二教同測敘源者則此敘之源
每治教而見矣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間問從來何許苟
合源共是分跡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
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言精旨遠企聞後要

通源曰汝可專遵於佛跡而無侮於道本周之問曰足下專遵佛
跡無侮道本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
爲當本一末殊爲本末俱異邪既欲精探彼我方相究涉理類所
關不得無請

弘明
集六

重答張融書難門律

周顒頓首夫可以運寄懷抱非理何誦中外警訓登塗所奉而使
此中介介然去留無薄是則怏怏失路在我奚難足下善欲言之
吾亦言之未已也輒復往研遲承來析

通源曰。法性雖以卽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所曰苦下之翁。且藏卽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情其順。周之問曰。苦下之藏卽色。信矣。斯言也。更恐有不及於卽色。容自託於能藏。則能藏者。庶或不獨出於厲鄉耳。夫有之爲有。物知其有。無之爲無。人識其無。老氏之署有題無無。出斯域。是吾三宗鄙論。所謂取舍驅馳。未有能越其度者也。佛教所以義奪情靈。言詭聲律。蓋謂卽色非有。故擅絕於羣家耳。此塗未明。在老何續。但紛紛橫流。皆由著有之家。因俗。茲焉是患。旣患由有滯。而有性未明。矯有之家。因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蔽。然違誰尙靜。涉累實微。是道家之所以有埤弘教。前白所謂黃老實雄者也。正何僖說。皆云老不及聖。若如斯論。不得影響於釋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大夫士應世。其體無方。或爲儒林之宗。或爲國師道士。斯經教之成說也。乃至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爲老生。獨非一跡。但未知涉觀淺深。品位

一當作

野為實哉

宏明集作

野或實哉

高下耳。此皆大明未啟。權接二方。日月出矣。燭火宜廢。無餘既說。眾權自寢。足下猶欲抗遺燦於日月之下。明此火與日月通源。既情崇於日月。又無侮於火木。未知此火木者將為名乎。將為實哉。名而已邪。道本安在。若言欲實之。日月為實矣。斯則事盡於一佛。不知其道也。通源之旨。源與誰通。

通源曰。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陟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又曰。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又曰。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也。又曰。心塵自拂。一舉形上。周之間曰。足下法性雖以卽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竊謂老釋重出。對分區野。其所境域。無過斯言。然則老氏之神地悠悠。自悠悠於有外。釋家之精和坐廢。每坐廢於色空。登老氏之地。則老異於釋。涉釋氏之意。則釋殊於老。神既靜而不兩。靜既兩而道二。足下未之前聞。吾則前聞。

塵心二字
互倒

怕當作泊

之矣。苟然則魄緒停虛，是自虛其所謂虛。融然自道，亦非吾之所聞道。若夫塵心自拂，一舉形上，皆或未涉於大方，不敢曰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怕道，亦於何而不得？周之問曰：甚如來言，吾亦慮其未極也。此所謂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若謂靜於其靜，非曰窮靜，魄於其魄，不云盡魄，吾所許也。無所問然。

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想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周之問曰：盡有盡無，非極莫備，知無知有，吾許其道家。唯非有非無之一地，道言不及耳，非有非無三宗所蘊，倘瞻餘慮，唯足下其眇之，念不使得意之相爽，移失於有歸耳。

通源曰：非巖則乞跡固然矣。跡固其然，吾不復答。又曰：吾與老釋

若下脫向
字

相識正如此。正復是日擊道斯存。又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來一於佛。周之間曰。足下之所目擊道存。得意有本。想法性之眞義。是其此地乎。佛教有之。足下所取非所以。何至取教也。日擊之本。卽在教跡。謂之鳧乞。則其鴻安漸哉。諸法眞性。老無其旨。日擊高情。無存老跡。旨跡兩亡。索宗無所。論所謂無悔於道本。當無悔於何地哉。若謂探道家之跡。見其來一於佛者。則是眞諦實義。治文可見矣。將治於道章而得之乎。爲治於德篇而遇之也。若無所治。而玄德於方寸者。此自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爲三耳。或可獨樹一家。非老情之所敢述也。

通源曰。虞芮二國之鬪。田非文王所知也。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能了之哉。周之間曰。足下謂苦下之且。越卽色。則虛空有關矣。足下謂法性目卽色。圖空。則法性爲備矣。今有人於此。操環杖而言法。姓鹿巾之士。執虛無而來。謂曰。爾不同

問當作問

於下問上脫

其字

我吾與爾闕足下從容倚棘聽斷於間曰皆不可也謂其鹿巾空
負於頭上環杖自誣於掌中以足下之精明特達而判訟若斯良
虞芮之所於邑也

通源曰吾不翔翻於四果卿尙無疑其集佛吾翻不翔於五通而
於集道復何晦周之問曰足下不翔翻於四果猶勤集於佛教翻
不翔於五通何獨棄於道跡乎理例不通方爲彼訴

脩作循

通源曰當欲列儒園道故先屬垣隙周之問曰足下通源唯道源
不及儒吾因疑其闕是以相訪但未知融然自道唯道能融將道
之融然脩儒可會邪雖非義本縱言宜及想釋本多暇幸惠餘音

張明

集六

抄成實論序

尋夫敷論之爲作也雖製興於晚集非出於一音然其所以開家
命部莫不各有引統皆足以該領名教陸讚方等契闊顯益不可

聖言。至如成實論者。總三乘之祕數。窮心色之微闡。標因位果。解
慈相馳。凡聖心樞。罔不畢見乎其中矣。又其設書之本位論。爲家
抑揚含吐。咸有憲章。則優柔闡探。動開贊利。自發聚之初。首至道
聚之本章。其中二百二品。鱗絲相綜。莫不言出於奧典。義瀾於邪
門。故必曠引條繩。碎陳規墨。料同洗異。峻植明塗。裨濟之功。寔此
爲著者也。旣宣效於正經。無染乎異學。雖則近派小流。實乃有變
方教。是以今之學眾。皆云志存大典。而發迹之日。無不寄濟此塗。
乘津鷺。永本期長路。其書言精理贖。思味易就。頃遂赴蹈爭流。重
趺相蹠。又卷廣義繁。致功難盡。故負往不旋。終妨正務。頃泥滄法
華。雖或時識。維摩勝鬘。頗參餘席。至於大品精義。師匠蓋疏。十住
淵弘。世學將殄。皆由寢處於論家。永均於弱喪。是使大典榛蕪。義
種行輟。興言悵悼。側寐忘安。成實既有功於正篆。事不可闕。學者
又遂流於所赴。此患宜裁。今欲內全成實之功。外蠲學士之慮。故

詮引論本備詳切緩刊文在約降爲九卷刪除采要取效本根則
方等之助無虧學者之煩半遣得使功歸至典其道彌傳波若諸
經無墜於地矣業在心源庶無裁削之累合典故全豈有妨於好
學相得意於道心可不謀而隨喜也

釋藏百一出三
藏記集十一

王珍

琰太原人

冥辭記自序

此像常自供養庶必永作津梁脩復其事有感深懷治此微觀綴
成斯記夫鏡接近情莫踰儀儀端驗之發多自是興經云鏡跡圖
續類形相者爰能行動及放光明今西域釋迦彌勒二像輝用若
眞蓋得相乎今東夏景模神應亟著亦或當年羣生因會所感假
憑木石目見幽異不必尅由容好而能然也故沈石浮深寔闢關
吳之化塵金馮液用舒彭宋之視其餘銓示繁方雖難曲辨率其

大抵允歸自從若大經塔顯效旨證亦同事非殊貫故繼其末

珠林

劉蚪

蚪字靈頊一字德明南陽涅陽人晉豫州刺史喬七世孫宋泰始中爲晉平王驃騎記室除當陽令罷歸齊建元初豫章王胤荊州別駕永明中徵通直郎建武中徵國子博士並不就卒諡日文範先生有集二十四卷

荅竟陵王子良書

蚪四節臥病三時營瀝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蚪進不研機入立無洙泗稷館之辯退不凝心正累非豕間樹下之節遠澤旣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故加軼

龍之義

南齊書
劉蚪傳

無量義經序

無量義經者取其無相一法廣生眾教含義不貲故曰無量夫三界羣生隨業而轉一極正覺任機而通流轉起滅者必在苦而希樂此叩聖之感也順通示現者亦施悲而用慈卽救世之應也根異教殊其階成七先爲波利等說五戒所謂人天善根二也次爲拘鄰等轉四諦所謂授聲聞乘二也次爲中根演十二因緣所謂授緣覺乘三也次爲上根舉六波羅蜜所謂授以大乘四也眾教宜融羣疑須導次說無量義經既稱得道差品復云未顯真實使發求實之冥機用開一極之由緒五也故法華接唱顯一除三順彼求實之心去此施權之名六也雖權開而實現猶掩常住之正義在雙樹而臨崖乃易我淨之玄音七也過此以往法門雖多撮其大歸數盡於此亦猶眾聲不出五音之表百氏並在六家之內其無量義經雖法華首載其目而中夏未覩其說每臨講肆未嘗不廢談而歎想見斯文忽有武當山比丘慧表生自羌胃僞帝姚

略從子國破之日爲晉軍何澹之所得數歲聰黠澹之字曰蝦蟇
養爲假子俄放出家便勤苦求道南北遊尋不擇夷險以齊建元
三年復訪奇按祕遠至嶺南於廣州朝亭寺遇中天竺沙門曇摩
伽陀耶舍手能誦書口解齊言欲傳此經未知所授表便懇勸致
請心形俱至淹歷旬朔僅得一本仍還嶠北齋入武當以今永明
三年九月十八日頂戴出山見校弘通奉觀真文欣敬兼誠詠歌
不足手舞莫宣輒虔訪宿解抽刷庸思謹立序注云自極教應世
與俗而差神道教物稱感成異玄圖已東號曰太一闕名已西字
爲正學東國明殃慶於百年西域辨休咎於三世希無之與脩空
其撓一也有欲於無者既無得無之分施心於空者豈有入空之
照而講求釋教者或謂會理可漸或謂入空必頓請試言之以筌
幽寄立漸者以萬事之成莫不有漸堅冰基於履霜九成作於累
土學人之入空也雖未圓符譬如斬木去寸無寸去尺無尺三空

作一

作因
一當作
下

稍登。寧非漸耶。立頓者。以希善之功。莫過觀法性。法性從緣。非有非無。忘慮於非。有非無。理照斯二者。乃曰。解空存心於非。有非無。境智猶二者。未免於有。有中伏結。非無日損之驗。空上論心。未入理之效。而言納羅漢於一聽。判無生於終朝。是接誘之言。非稱實之說。妙得非漸。理固必然。既二談分路。兩意爭途。一去一取。莫之或正。尋得旨之匠。起自支安。支公之論無生。以七住爲道。慧陰足。十住則羣方與能。在迹斯異。語照則一。安公之辯異。觀三乘者。始贊之日。稱定慧者。終成之實。緣此謂始求可隨根。而三入解。則其慧不二。譬喻亦云。大難既夷。乃無有三險路。既息。其化卽二。此則名一爲三。非有三悟明矣。生公云。道品可以泥洹。非羅漢之名。六度可以至佛。非樹王之謂。斬木之喻。木存故尺寸可漸。無生之證。生盡故其照必頓。案三乘名教。皆以生盡照息。去有入空。曰比爲道。不得取像於形器也。今無量義。亦以無相爲本。若所證實異。

豈曰無相若入照必同。蓋曰有漸非漸而云漸。密筌之虛敘耳。如
來亦云空拳誑小兒。曰此度眾生。微文接巖。漸說或允。忘象得意。
頓義爲長。聊舉大較。談者擇焉。釋教草九
又跡九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臣王毓藻校刊

全濟文卷二十終